



## 走进老区 (歌词)

□ 雪安理 陈庚林

脚下是鲜血染红的土地  
天上是七彩生辉的太阳  
领袖迈着坚定的脚步  
一次次走进老区的土屋 灶旁  
不落下一个贫困的家庭  
小康社会才能全民小康  
年年惦记弱势群体的安危冷暖  
脱贫攻坚的战役全面打响

心里有黎民百姓的渴望  
肩头有共建和谐的担当  
各地组织精干扶贫的队伍  
一拨拨开进老区的城镇 村庄  
不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幸福生活才能幸福共享  
天天关爱穷苦老少的衣食温饱  
民生第一的工程举世无双

啊 我们俯身走进老区  
把智慧和汗水融入穷乡僻壤  
紧紧拉着亲人们的手同心同行  
实现祖国昌盛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每一天的上班路上, 正常速度骑车, 从金桥路到文游路, 直走和拐弯, 两个红绿灯还是三个红绿灯, 10 分钟就到了, 骑快一点也就七八分钟吧, 但一般会给自己一刻钟的时间预算。

今天早晨早出门一两分钟, 这一路上的晃荡, 真是悠闲。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上学路上, 有一天贪玩, 结果迟到了半堂课。

记得大概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家住南大街, 而学校在下河边。那时的小镇是不大的, 千年的古老和沧桑, 也只有两条街的富足。而每一天走路到学校, 大概也就花费个 10 分钟吧。

那时真是最自由快乐的时光。对不起自己, 因为没有认认真真地学习和考试过。感谢老师, 因为没有那么多作业要写, 也没有辅导班。而我们的上学路, 有时候是同学彼此之间来家里等着一起走, 有时候在路上遇到一个又一个同学和朋友。有时候我直走到北大街, 好像又有两三个巷子可以穿越, 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若在北大街的奶奶家吃饭和睡觉, 又可以走那一条比较宽但总感觉满是灰的街道, 可以经过妈妈的钢瓶厂, 再远一点也可以去老姑奶奶家了。老姑奶奶家自然是更好玩的, 因为我们有分不清的双胞胎舅舅, 还有夏天特别茂盛的硕果累累的梨树, 当然还有长长窄窄的小池

## 教师

□ 潘国昆

好多种职业堪比教师  
摆渡人 园丁 筑路工  
…… 厨师  
但是没有哪一个比教师更易遗忘

教师是冲着遗忘培养你的  
“我将不再被需要!”——他多么高兴  
你若像他一样聪明  
甚至比他更聪明——他十分兴奋  
简直是替你享受着荣耀  
他为离别高兴  
他为能够仰视你而

母亲九十高寿了, 虽然耳朵有些聋, 眼睛有些看不清, 但她老人家神智清楚, 思路敏捷, 说起话来中气很足, 反应也快。

平日里, 母亲除了伸伸腿、弯弯指头、活动活动筋骨锻炼身体外, 坚持“三看”: 看时钟、看挂历、看电视, 看完后还总得唠叨一阵或议论一番, 有时还会出其不意找出个话题问我, 经常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知如何回答或解释。

这不, “七夕”当天中午刚吃饭, 母亲便自言自语: “今天又是个什么节呀? 挂历上一个‘七’字加个什么字, 古里古怪的, 叫人认不得也记不得。”当时, 我猜想: 母亲不认识的字应该是“夕”字。因而, 她自然不知道“七夕节”是什么节, 但她又不好意思老问我, 只好自言自语看我理不理。当我告诉母亲“那个字读‘夕’, 那个节叫‘七夕节’, 就是牛郎会织女的节”后, 母亲似乎懂了也满意了, 不再作声。

还有一次, 也是在吃午饭时, 我们已经开始动筷子了, 母亲却坐在那里动也不动, 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果然, 过了一会儿, 她忽然问我: “‘提手旁’加个‘母’字是什么字呀?” 我一时搞不懂母亲怎么想起问这个字的, 暗自嘀咕: 这是个“拇”字呀, 母亲问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猜了一会儿, 我实在找不出缘故, 只得先告诉她这个字是“大拇指的‘拇’”字。谁知, 母亲听后脸上并没有任何表露, 还是自言自语地在叽咕: “这个‘人拇’是个什么玩艺呢?” 听母亲这样说, 我便问道: “您是在哪里看到这两个字的呀?”

母亲回答我说: “在挂历上看到的。”于是, 我便站起身走向挂历, 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挂历翻开的是当天日期, 顺着挂历上一排排有大有小的字找下去, 我发现其中一栏写着“人拇”二字。顿时, 我明白了: 母亲看到的字就是这两个字, 由于她眼睛

塘。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双胞胎舅舅会在夏天把木盆放在小河水里, 让我和妹妹还有治国表弟一个个坐到盆里, 他们对面站着用竹篙为我们撑船玩。再回到上学路上。从这一条路走, 会是另一个方向走进学校。路上若有相遇, 就是农村同学多一点了。当然我们并没有什么城镇和农村的区分, 不过有时候上着上着, 有些农村女同学就回家了。

让回忆的童年, 再回到那一个迟到的下午吧。那天的甓社湖路, 小镇最中心最热闹的地方, 有电影院, 有书店, 还有卖好吃的零食和漂亮衣服布匹的商店。而电影院外面有一块广场一样的地方, 居然还有木偶戏。还没走近, 就听见铿铿锵锵的锣鼓声。最美好最善良最大度的是这表演的人, 现在想想还是感谢, 因为小孩子口袋里没有钱给他, 他也不阴沉着脸来赶我们走。小小心灵的沉醉中, 不知道时间去了哪儿。直到一位同学突然想起来, 大叫要迟到了, 我们赶紧撒腿往学校狂奔。教室门口, 我们气喘吁吁地喊报到。正在黑板上写字的老师, 停下板书, 问我们干什么去了。我们说, 迷了木偶戏, 误了上学。老师一挥手, 让我们回座位去, 没有一句责怪, 更不要说惩罚。

多年以后的现在, 多想穿越到从前。亲爱的老师, 只想对您鞠一躬, 说声: 谢谢。

高兴

他数不出自己教过多少学生  
他的面前永远站着新生  
“老师, 我要打败你,  
我要把你的知识占为己有!”  
他不只是欣赏  
简直还积极促成此种占有

他不大读这些比喻句  
“教师是人梯!”  
“教师是铺路石!”  
“教师是红烛!”  
——“光荣属于后生,  
光荣属于祖国!”  
——他愿意这样承认

## 九十也不惑

□ 杜怀阳

看不清, 误把“木字旁”看成了“提手旁”, 也把“每”字看成了“母”字, 所以才提出个让我莫名其妙、难以回答的问题。

回到饭桌边, 我大着声音对母亲说: “您看错了。那不是‘提手旁’而是‘木字旁’, 旁边也不是‘母’字而是‘每’字。挂历上写的是‘人拇’两个字, 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节气。”母亲听后摇了摇头没讲话, 隔了一会儿, 她才似有所悟地对我们说: “到梅雨天了, 要下连阴雨了, 东西都会上霉, 你们赶快趁天晴把衣裳被单拿出来晒一晒吧。”

母亲每晚都准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眼睛看不清就坐在电视机旁盯着荧屏, 耳听不到干脆就不开音响。尽管如此, 她看得特认真仔细, 第二天吃饭时总要给我们叙述一番头天晚上看的内容。外国首脑来访问, 她看过后就会自豪地对我们说: “中国强大了, 外国人都跪的不敢火!” 解放军抗灾救灾, 她看过后就会心疼地对我们说: “那些解放军太辛苦了!” 前些日子, 我那在美国工作的侄女回国讲学, 期间回来看望她, 母亲还给侄女上了一堂课: “美国有什么好啊, 现在我们中国也不比它差!”

母亲每天坚持看时钟、看挂历、看电视, 不仅活动了身体, 也活络了脑子, 因而, 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九十岁的老人。其实, 现在家家都一样, 生活幸福, 环境优美, 邻里和谐, 后代孝顺, 老人们不烦不恼不愁不怨, 精气神旺盛, 身子板硬朗, 活到百岁的多得很。因此, 俗话说“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 按我说, 九十也不惑。

上小学的时候, 到了逢集之日, 只要是星期天, 我的好朋友小浩就会和他奶奶上街赶集。我们几个在一起玩的小朋友很羡慕他。因为我们是邻居, 只要看到他赶集回来, 就找他问一些街上逢集的情景, 但他总是不那么高兴。我们就问他: “你每次赶集回来怎么不高兴呢? 我们很想逢集时上街去玩一玩, 看看热闹, 就是大人不允许去。”他说: “我和奶奶赶集并不是去玩, 而是奶奶专门去给爷爷烧饭。”他爷爷在送桥医院工作, 每到逢集这天, 来求医者门庭若市, 老人家从早上就开始接诊, 要忙到午后才将一个又一个的求医者诊治完。古稀之人, 常常饿得头昏目眩。他奶奶为了照顾爷爷, 每到逢集日就上街为爷爷做饭。他爷爷是闻名扬州北乡和天长一带的名中医。听他说, 下午爷爷吃过饭后, 还要马不停蹄地出诊, 到深夜才回来。我们说: “奶奶为爷爷烧饭, 你不会烧饭, 可以上街玩嘛!” 他说: “哪有时间去玩, 我爷爷教我抄药方子。”我们不知道抄药方子是怎么回事, 就问他: “爷爷要你抄药方子做什么?” 他说: “就是将爷爷为病人开好的处方抄写下来, 我就只好抄写了。”我们问他: “药方子你也看得懂?” 他说: “似懂非懂, 有些字还不认识, 只好照搬照抄。”我们很羡慕他的家庭, 爷爷和爸爸都是名医, 他从上小学就开始背诵中医药书了。后来逐渐明白, 他爷爷让他抄药方, 是想让他懂得医药知识, 也是他学医的开端。

记得有一年放暑假, 逢集前一天, 我想尽办法把爸爸妈妈的工作做通了, 他们终于同意我和小浩上街到集市上去玩一玩。我兴高采烈地将此事告诉小浩, 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 就急不可待地和小浩同他奶奶一起上街赶集了。到了街上, 他和他奶奶就直奔医院, 好在医院就在街南头, 一上街就到了。那阳的医院是租用老街上的一民宅, 总共不过七八间屋。进入医院大门, 一眼就看到后堂屋的门诊室里已经坐满了候

一丝丝  
一缕缕  
一股股  
桂香袭来  
在这月光如水的夜晚

一束束  
一抹抹  
一片片  
月光携馨香流泻

## 桂香馥郁的思绪

□ 钱芳

分明是吴刚的桂花酒

一转身  
一回眸  
一抬头

## 叉鱼

□ 姚维儒

后上工的路上, 我发现有一条大黑鱼静卧在河边。正当我兴奋不已时, 二队的一个农民已提着一把渔叉轻手轻脚地过来, 并用眼神示意我别动。原来他早就发现了大黑鱼, 急忙跑回家取了渔叉来。只见他悄悄绕到大黑鱼侧面, 等走到距离大黑鱼最近的地方便停了下来, 双唇紧闭, 面色凝重, 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大黑鱼。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将渔叉高高地举过头顶, 猛地朝着大黑鱼扎去。随着“哗”的一声响, 平滑如镜的河面破碎了, 被刺中的黑鱼, 在水里不停地挣扎着, 从它扎伤处流出来的血把河水染成了一缕缕的红色。

叉鱼这活儿, 既刺激又快乐, 也考验着人的智慧、耐心, 有时为守候一个“猎物”要花费一两个小时。叉鱼还是大有学问的。下叉时要比看到鱼的实际距离稍近一点、深一点。由于光的折射, 我们在水面上看到的是鱼的虚像, 比鱼的实际位置要高。若是遇到目标远的鱼, 则飞标似的放过去, 有的还在鱼叉的竹梢上系一根细绳, 便于回收。如法炮制, 我居然也叉到过鱼, 体会到取鱼更比吃鱼乐的愉悦。

单位门前有条小河, 原先是条灌溉渠, 城市东移马路拓宽延伸了, 为美化环境, 几年前这里还安装了仿大理石的栏杆。一天下午, 偶见许多人在小河边驻足观望。噢, 原来是在看河里一条黑鱼及一群鱼乌子。要是放到以前的乡下, 早就会有人迫不及待地回去拿鱼叉了。

我当知青时, 先插队在司徒歌庭, 因知青屋失火后迁至官垛。歌庭、官垛都是大庄子, 两个大队都有广袤的草田。草田在那时可是农民的半个钱袋子。草田, 也叫荒田、草荡子。由庄台往北眺望, 春天是一眼看不到边的翠绿; 转眼到了夏天, 又变成丈把高的青纱帐了; 秋天的芦苇是满眼的青灰色调, 它们在风中集体摇曳着身体, 绒绒的芦花也在有节奏地摆晃着; 到了初冬, 草田又成了灰茫茫的一片。这时农田里已经没有什么活干了, 生产队便开始派人到草田割芦材。芦材能卖, 能编窝窝、芦席或打芦材络子, 芦材下脚料是下锅塘的最好燃料。

这里河港汉渠多, 鱼自然不会少, 这也练就了农民的捕鱼本领。约有半数的农家有渔具, 不用时渔罩就悬挂在屋梁上, 渔叉与撑船篙一起搁在屋沿下。喜欢弄鱼摸虾的有时上工都带着渔叉。

黑鱼有爱到河边浅水处晒太阳的习性。一天午

## 少年赶集

□ 施正荣

诊的人, 他爷爷正在聚精会神地为病人把脉。诊治了一个病人后发现了我们, 他爷爷就招呼小浩坐在对面抄药方子。我闲着无事, 站着看了一会儿, 就一个人上街玩了。

那时的街道长不到 300 米, 宽不到 5 米。逢集这天早上, 集市上南来北往的人们纷至沓来, 接踵摩肩。一些小商贩扯着嗓门在招徕着赶集的人。有卖锄锹铲钎的, 有卖瓜果蔬菜的, 有卖香油豆饼的, 有卖锅碗瓢盆的, 五花八门, 品种繁多, 热闹非凡。我挤在人堆里四处张望, 寻找我感兴趣的东西, 因为妈妈给了我 2 角钱。无意间走到了烧饼店门前。那时烧饼 2 分半钱一个, 油条 3 分半钱一根。集市上仅有 1 家烧饼店, 炸油条的小店还在大桥埂上。尽管那时物质匮乏, 银根特紧, 农民们一钱如命, 但赶集卖了东西, 还是舍得花点钱买点油条烧饼之类的奢侈品带回去给孩子们解馋。逢集时买油条烧饼的人们将店门挤得水泄不通。我挤不过大人们, 只好靠在角落, 边看师傅们操作, 边等待。看到师傅们忙得汗流浃背, 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渐渐懂得了干任何事情都需要付出劳动的道理。当一个烧饼买到手时, 我真舍不得吃, 拿在手上老半天才慢慢品尝。

少年时的集市除了一条主街道外, 在河道西边还有禽市场、猪市场、牛市场。我怀着好奇心也去看热闹。禽市场上都是农民们在买卖家禽和禽蛋。猪市场那大猪小猪的惨叫声吓得我不敢直视。牛市场上, 大人将手伸到牛嘴里, 吓得我胆战心惊。回家问大人才知道, 这是察看牛的牙齿状况, 判断牛的年龄和健康。

玩到中午, 回到医院找小浩, 看到他还在全神贯注地用毛笔抄药方子。等到他爷爷将病人诊治完了, 已经是下午了, 才吃午饭。我当然也和他们一起吃了午饭。饭后爷爷出诊, 我就陪小浩一起到集市上逛一下。赶集的人都已经散去了, 小街道显得萧条冷清。因为他奶奶还要等他爷爷夜里回来, 为爷爷烧夜餐, 我们俩就边走边戏耍着, 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 一路回家了。

幽香撞怀  
已是衣袖满盈

一凛冬  
一暖春  
一酷暑  
季节划过静默  
再次  
喷薄成金秋这桂香馥郁的思绪